

■新作聚焦 理由长篇散文《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追踪与发现的精彩

□李炳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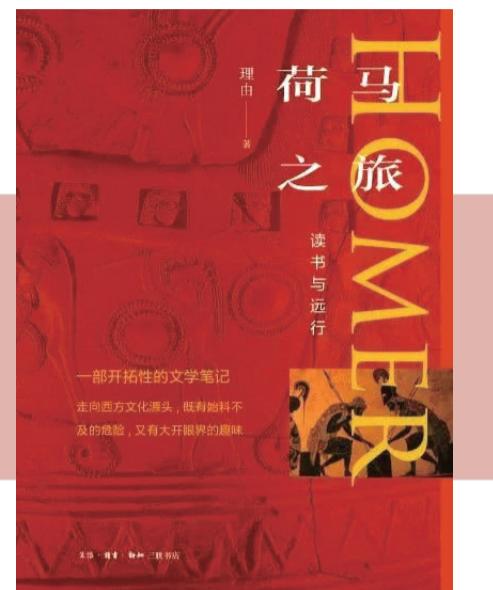
最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长篇文化散文《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再次有力地表明:作家理由是让人难以回避忽略的。几十年来,理由独特地参与促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壮大发展。2014年,在中国特有的玉文化研究中,他开创性地贡献了学术专著《玉美学》。此后,理由数次到土耳其、希腊实地踏访,用4年多的时间大量深入阅读研究,呈现出内容丰厚、品性独特的《荷马之旅》。像理由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业、不同的创作研究对象上,均因其用心尽力而抵达高端的情形,可堪与比拟的人是极少的,因此,理由是现今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另类作家。

《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超越大量一般肤浅的旅游观感情创作表现,深入到欧洲文化源头的荷马史诗之中,作出专题深入的研究表达。这个目标的选择确定就带有挑战性。很多人“言必称希腊”,开口就是“西方文化如何如何”,可对荷马这样滋养孕育了希腊文化、欧洲文明的对象却认识肤浅,或是知之甚少。这样,就必然导致在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时片面和失准情形的发生。理由进行这样的写作,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简单的好奇使然,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理由在现场考察和大量相关研究资料的阅读基础上,身临其境地从土耳其、希腊、爱琴海和小亚细亚的地理环境、希腊初始社会形成特点等方面,对《伊利亚特》中表现的特洛伊战争的发生缘由、过程、结果、影响等问题,表达了他的个性感受和理解。作品以大量例证说明,自然环境是如何催生、制约、促进、形成希腊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并发展成一种鲜明的社会文化特点。这些看法,对于读者从源头上接触理解西方文化非常有启发。在爱琴海那个几乎破碎散乱的海岛环境中,因为耕地缺少,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断地寻觅、向山向海开拓、搬迁占有、冒险争夺、尚力坚强、协商公约等等,形成了人们敢于冒险厮杀、习惯竞争掠夺、恃强横行等性格,正是这样一种基因文化现象,构成了欧洲文化和人的性格行动特点,西方人信奉“丛林法则”也许就与此有关。《伊利亚特》中记述的特洛伊战争,虽然说是因为希腊美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希腊各路英雄不堪此辱,发千舰横渡爱琴海征讨而发生,但在这个属于希腊史前史范围的重大事件中,若隐若现地蕴含着很多后来构成希腊文明乃至欧洲文明内容的秘密。而且欧洲人一直认为,欧洲文明始于希腊,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尽管在《荷马史诗》里,作品人物及事件故事所表现的多是人本性的爱好、习惯、行动,是带有浓厚原初生活环境里的情感生活表现,但这种表现中已经开始萌发了后来伴随城邦社会生成而逐渐出现的民主、法律、道德乃至宗教的元素。所以,理由的荷马研究是一种对西方文化根系探究和生成的追踪之旅,会给人许多的启发。

阅读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远古、深奥和体型庞大的著作,需要勇气和坚持。理由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粹阅读中,接近客观和中肯地发现感受,对于我们理解荷马的内质本意,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理由以历史考察的手段,在荷马故事发生的迈锡尼时代,在欧洲野蛮与文明的边缘,前后延续,纵横展开。他既看到了荷

《荷马之旅》的全部写作和感受思考,都是在现今国际社会文明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作家时常在古今之间沟通联系、生发表达。这是一部具有深邃开阔的视野,庄严认真的思考、精彩生动的表达的作品。



马对后来欧洲文明文化产生的滋养影响,又看到其作品中的许多事件及人物行动表现,未受西方文明文化限制影响的原生性表现情形。理由认为,那是一个“人性裸露”的时代,人和人、城邦和城邦之间,许多的争夺交易除过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物质利益矛盾外,更多的是出于人的本性爱好等发生的冲突,几乎很少受文化道德、是非原则、法规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像希腊联军征讨特洛伊,就是因为自己的美女海伦被抢去。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与头号主将阿基琉斯之间,没有相互地位尊卑高下的区分,阿基琉斯甚至还会因自己的美女被阿伽门农占有而指责辱骂对方。一个咒骂统帅阿伽门农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严厉惩罚。阿基琉斯可以违背阿伽门农的命令拒不出战,却因为自己的好朋友帕特罗克洛斯被特洛伊人杀死而愤怒出战,又在杀死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之后,应特洛伊国王之请求,将其尸体归还。还有依靠抓阄决定谁去出战、面对死亡和血腥表现不是恐惧而是欢呼的场景等。至于作品中很多神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因男女之吸引接触和交恶争斗的故事就更多了。这些“酣畅淋漓,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述说了那个未经理性洗涤与道德驯化的年代”的故事,是接人性的真实记录表达。荷马这些表现人性本源的内容,对于现实人们的精神行动很有启发,或许对于人们力图摆脱后来延伸发展并相对系统的文化负担会有作用。当然,在面对这些久远复杂的内容时,因为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角度,历来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理由在作品中对其有赞同、有纠正、有存疑,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必要的尊重态度。

《荷马之旅》是对欧洲一部古老伟大的史诗作品的形成及表现的考察,其内容涉及文史哲经、神话宗教等各个领域。这种内涵丰富的探源式写作,来之不易。但是《荷马史诗》终究还是作为一部文学史诗在欧洲和世界被面对的,尽管它是欧洲文化的先声本源所在。故而,理由在这部著作中对《伊利亚特》《奥德赛》之所以被认为是史诗作

品的原因,即结构特点、情节人物、叙述技巧的运用、悬念的设置、内心独白的巧妙使用,及注重摒弃概念、规避说教、诉诸形象等个性表现,以至荷马个人的叙述态度等方面,都有很多独到的分析和精彩表述。从这个角度看,《荷马之旅》又是理由从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的角度,对荷马作品仔细深入的解析和鉴赏。这样的体会阐述,对于人们走近荷马伟大的史诗,感受理解其非凡的表现及价值,非常有益。例如对文学始终围绕爱情纠葛、英雄传奇、战争暴力、神怪灵异,还有像奥德修斯那般历尽千难万险归回的故事等的认识,对史诗构成重大要素的认识总结等,都会在文学创作的经验提供方面给读者很好的启示。同时,这些内容也很好地显示了理由的睿智和高雅独特的文学鉴赏能力。

理由谦虚地将这次写作说成“读书与远行”。可是,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读者会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这样的读书与远行绝非轻松。土耳其、希腊的实地探访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今荷马研究的书籍的阅读,也更加需要时间和耐力,需要厘清和消化,需要比较和参考。这样严谨用力的写作态度,是与那些只是依靠直观感受和随意表达的浮躁创作完全不同的,当然作品的品质和价值也不同。理由的作品还清楚地表现出,他不是个简单的读书虫,更不是个简单的学究夫子。像这样包含大量知识信息内容的作品,理由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却十分流畅生动,给人愉快的阅读感受。《荷马之旅》的全部写作和感受思考都是在现今国际社会文明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作家时常在古今之间沟通联系、生发表达。这是一部具有深邃开阔的视野,严肃认真的思考,精彩生动的表达的作品。或许它还难免有不周不缺的地方,但这样的研究和呈现已经非常可贵。

当今的文学现场,作家很少有沉思的阅读和客观的接受,难得见优质高端的作品出现。在这样的时候,出现《荷马之旅》这样破云见日、峰峦突兀的作品,实在令人兴奋。

■新作快评 李修文短篇小说《我亦逢场作戏人》,《天涯》2019年第3期

倾听时代缝隙里的声音

□喻向午

在散文集《山河袈裟》序言里,李修文写道:“此书里的文字,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我的山河”,应该就是所谓“生活现场”。李修文的奔忙,还不止是抵达“生活现场”,他的目标是找到“人民”,走进“人民”的内心。在他的文学场域里,“人民”是个感性色彩很强烈的社会学词语:“人民”是谁?不是别人,是你和我的同伴们和亲人们,是你和我的汇集。李修文还进一步将这一理念升华为“人民与美”,并指向了他创作的精神向度和美学向度。

短篇小说《我亦逢场作戏人》带有作者十余年来创作的特征。作者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历程。在切入“我”的命运叙述和内心情感时,作者没有采取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更没有批判的意思,从而实现了口述者“我”的个人层面的“客观”。“我”在口述过程中不断称呼“修文兄弟”,这也是互相平视的视角,在这里,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客体实现了对等。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作为客体的人物,是被作者叙述刻画的对象,他们的角色是被动的。但《我亦逢场作戏人》中的“我”却走上了前台,主动承担起了叙述的责任,作者(修文兄弟)则处于边缘位置,或者说一直在倾听,但始终一言不发。文本中的人物“我”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主体和客体同时在场,但“我”是客体,作为创作主体的“修文兄弟”在场却选择身份退隐,只充当客体倾诉的对象。这种叙述形式,在诸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国内外纪实文学中比较常见,但在小说创作中却并不多见,在散文创作中则更为罕见了。这也显示出作家在文本和文体层面的开放性和先锋意识。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命运波折的失败者,自编的花鼓戏《桃园三结义》曾经是在各地表演的保留曲目。在演戏过程中,“我”深深代入到这个角色里,行为处事方式都严格按照“二弟关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处处碰壁,即使时刻告诫自己“我亦逢场作戏人”,却始终无法真正将自己当成局外人。那些跟“我”密切相关的人,最终他们的事情都成了“我”的事情,从不分辨是非对错。花鼓戏唱不下

去了,结义的三兄弟各奔东西。后来小生意也没法做,“我”媳妇终于心灰意冷,离“我”而去。“我”辗转成为老板的司机。老板丧妻两年,“我”为他接送相亲的女子时,却接到了“我”从前的媳妇。女人背叛,“我”不记恨;女人离“我”而去后,找过一个有钱的台湾人,还给他生了儿子(后来发现被骗),“我”不记恨;女人求“我”成全她跟老板的好事,“我”居然答应,还潜入她的“竞争对手”家里动了手脚,让她如愿以偿。“我”从来就不是旁观者,不是作戏人。

面对大哥和三弟,“我”则更加全心付出。穷途末路之时,“我”又查出了胃癌,这个境地本是最需要关爱的时刻,偏偏又遇到了大哥和三弟。他们也曾做过小生意,却把路走偏了,赌博、吸毒,妻离子散,又染上别的病,他们跟“我”比惨,目的是找“我”索要关爱。声称“我亦逢场作戏人”的“我”,“心里又动了一下”,最后是“我跟你走”,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我”把不多的活命钱和最大限度的爱,都奉献给了他们。“他们想用这几个钱来活自己的命”。始终至终,“我”全然不在意大哥和三弟是否会算计“我”,即使“我”已觉察。三弟真的死了,“我”无力在城市安顿他的后事,只好租一辆板车,雪夜送他回老家,“我”未来的打算,是回老家,“回去照顾大哥”。大哥也是将死之人,他可能走在“我”的前面。真是令人唏嘘的结义三兄弟。

作品中,我们不仅读到了苦难,还读到了苦难中人心的温度。“我”的观念坚硬而行事柔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柔软和情义,只会结出失败的果实。该如何评价“我”及其情义呢?作者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人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它既可能体现出现这个民族最珍贵的品质,但是毋庸讳言,劣根性也尽在其中……目前这个阶段,我选择赞美……哪怕我的角度和态度是狭隘的,我也将继续选择视而不见。”这样的判断同样交织着作者复杂的情感。

李修文一直在寻觅人物和情感的美学意义。他经常提到的“人民”及其衍生的“人民性”,反映在作品中,必定是对“人民”的关照、怜爱和包容。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人物的内心,也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心。

■创作谈

60岁那年,我想活到70岁就不可再写了,古稀之年还能走路已够知足。70岁过生日那天去爬一次山,感觉有点气喘,就想活到80岁已是杖期之年,又可谓风烛残年,再写的东西一定很干瘪,何必跟自己过不去也跟读者过不去?人到岁数总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暗示,似乎生命进入倒计时。

《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截稿时我已跨越80之槛,暗思忖此举是否自作多情?自认为不是。我写作没瘾,但喜欢看书。写作并非人生所必需,许多人虽不写作也在做着很有意义的事,或者述而不著也可成为大家。但是人不能不看书,对我来说,何以写作都是看书惹的事。如今网上对如何度过老年社会讨论得好不热闹,奇招百出,最新的主张是“自今日起要花天酒地的生活”,那需要多高的生活成本和社会成本?为什么不去提倡多看书呢?看书的人很安静,既不打搅别人又开卷有益。

或许一个人愈到老年看书的欲望愈强烈,一书在手,万念俱灰,乐趣无限。他终于明白,一个人就算穷经皓首,他的所知所识也仅是比推开门缝略宽一点的一条缝隙。人类文化浩如烟海,人的情感可薄云天,人性的复杂千姿百态,人类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都被人写在书里,看书是一辈子的修行。有时看着不免手痒痒,忍不住把看书的所思所问诉诸笔端,这就是我晚年写作的驱动力。

常看书往往把书看成一锅粥,书本里的知识或故事也分优劣、清浊、对错和好坏。为了从一团乱麻中绕出来,求助走路就势在必行。当然,走路也不一定能找到答案,但对于走出乱麻还会有些许盼头。

拿荷马史诗来说,故事缘起于3000多年前的特洛伊之战,但至今人们对于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场战争仍在争论不休。德国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前赴后继,从19世纪挖掘到信息化时代,挖穿九层文物堆积,发现大量的金银珠宝,出版过3000多部专著,也没能证明有一件文物与荷马史诗里的人物相关。

这不奇怪,考古学依据的是哑巴材料,而且要求哑巴说得越清楚越好,最好能说得让那场大战的各路人马对号入座才妙,如此难度太大了。文学虽然也追求真实,但那是艺术的真实,两者完全是两码事。抱着这么一点幻想,我辗转来到特洛伊,面对着那九层废墟大吃一惊——人真是最奇怪的动物!从新石器时代已降,人们曾经一层层地建设它,又一层层地毁灭它,建设得奢华精致,毁灭得也极为彻底。如果再去海滨走走,就会感觉脚下的这片平原有一股千古难消的戾气,倘若有人想要控制进出黑海的咽喉,此乃必争之地。最近一场战争是百余年前的第一场世界大战,英法联军和土耳其先后投入百万大军,这片不大的平原犹如绞肉机一般令双方死伤过半。

在特洛伊城下不远处建有一座烈士陵园,令人平生感慨:此地真是洗涤人们对战争认识的好地方,近代战争与古代战争的区别似乎就在于今人多建了一座陵园或博物馆,而且这处纪念物往往属于受害方所建。由此我更加相信走路可以辅助读书。人的风貌深受地理环境的雕塑,即使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也可以经过走路去察觉历史的阡陌,寻觅其间的渊源和差异,跳脱书本的局限,领略穿越时空的立体感。

学会在人生低潮时坚持写作要感谢我的恩师周雁如老编辑,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她鼓励我面对文学的美好,耳提面命地发表了我的第一批小说和报告文学,尽管言不及义,文不尽兴,也教我不要放弃;惋惜她英年早逝,她的高尚人格令我永不忘怀。

我的老伴斯亮看我写作辛苦曾直言问我:“你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的回答是“良知!”尽管素材和技巧也很重要,但在良知面前都处于次要层面。素材人人都不缺,技巧也可以训练,人人皆可为作家;尤其到了晚年,任何文体都无需再去细分,索性像老子所说“复归于婴儿”,文史哲一锅烩。只不过众所周知,素材可以取舍、渲染或剪裁,技巧也可以天花乱坠,相对良知而言那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

■短评

从细微处见证奇迹

——读《绿色奇迹塞罕坝》 □刘江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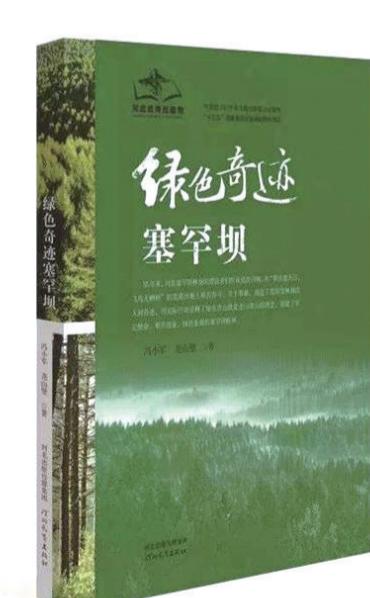
关于塞罕坝的文字已读过不少,但仔细读了冯小军、尧山壁合著的《绿色奇迹塞罕坝》(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6月版)之后,还是被深深打动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用聚焦的方式,从小处落笔,从细处着墨,仿佛一地碎银映照着塞罕坝无数个闪光点。塞罕坝是人间绿色的奇迹,然而这奇迹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如水滴石穿,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绿色奇迹塞罕坝》正是向读者展示了这些点点滴滴,见证了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作品以时间为轴线,串起散乱的珍珠。该书从塞罕坝1962年开始创业写起,直到2017年领取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全面书写了塞罕坝的创业史,是一部人类精神的史诗。但作者并未采取大开大合的写作方式,而是把笔触深入到角角落落,着眼于小视角、小局部,乃至小人物。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没有讨巧,肯下笨功夫,用脚底板写作,将足迹留在了塞罕坝的每一片土地。所以,该书的采访显得格外扎实可信。在书中,育苗的、造林的、营林的、技术工、社会工、管理人员、宣传干部、家属子女等等,凡塞罕坝涉及的各色各样的人,无不纳入作者的笔端,描绘出一幅幅真实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森林世界图景。

这些看似细微散乱的细节,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美丽的项链。《六女上坝》的故事就是这条项链中间的一颗珍珠。陈彦娴是六女中的杰出代表,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将青春和激情投入到塞罕坝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一干就是一辈子。书中她和父亲的对

话让我们看了热血沸腾。在联合国颁发“地球卫士奖”仪式上,陈彦娴作为塞罕坝代表发言,成了塞罕坝的标志性人物。此外,作品对主要创业者刘文仕、张启恩等人赋予较多笔墨,在不同的时间段串联了他们的人生故事,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铺展,但他们命运的坎坷、奋斗的艰辛、意志的坚定都得到了生动地展示。经历过淬炼的灵魂才是崇高纯净的灵魂,他们在艰蹇多舛的命运中矢志不渝,更显其人格光辉。

《绿色奇迹塞罕坝》以细节取胜,好看耐读。该书共分13章,整体上既有时间上的纵向延伸,又有横向不同着眼点的侧重,比如第九章“锅碗瓢盆交响曲”写塞罕坝人的日常生活,第十章“坝上伉俪”则写了一组联结同心的爱情故事,每章都由多个小故事组成,每篇都很短,也就千字左右。作者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注重细节,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有趣或感人至深的故事,反映出塞罕坝人丰富博大的内心世界。如《难忘一毛钱饭费》一章,短短几百字,写张启恩场长一次来林场检查工作,正赶上吃午饭,就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结果吃完就急匆匆走了。食堂管理员曾学奇心想:怎么吃饭不给钱啊?心里就有了一些瞧不起张启恩的意思。“正这样想着的工夫,张启恩回来了,一边走到曾学奇对面,一边抱歉地说道:‘你看我这记性,忘了交饭钱。’说着给了曾学奇一角钱:‘不用找了。’”短短的篇幅居然也有回环曲折,把食堂管理员的认真、张启恩场长的廉洁都如实烘托出来了。另外如《狼哭》《不是野人胜过野人》《坝上女汉子》等,都写得很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写护林的《巧斗》《守夜》等



章节有细节、有对话,活灵活现,现场感十足。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描述这些故事时秉持着客观、真实、平实的态度,讲究对事情真相的还原,没有人为拔高、美化、煽情,没有给人物脸上涂油彩,生活气息浓郁,非常接地气。像《林场户口》和《老丈人村》《“驴粪蛋”和“三大王”》《工棚里的哨谱》等,真实反映了林场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坚韧的意志和不乏乐观的生命底色。《绿色奇迹塞罕坝》可谓一部落细、落小、落实的书,凸显出感人的艺术效果。塞罕坝是一个人间奇迹,《绿色奇迹塞罕坝》不仅书写了创造奇迹的人的崇高伟大,而且让读者看到他们在生活中是如此真实、亲切。

读书是一辈子的修行
理由